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集傳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贍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張元信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蘇氏詩集傳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蘇氏詩集傳二十卷宋蘇轍撰其說以詩之小序反復繁重類非一人之詞疑為毛公之學衛宏之所集錄因惟存其發端一言而以下餘文悉從刪汰案禮記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是足見古人言

詩率以一語括其旨小序之體實肇於斯王
應麟韓詩考所載如關雎刺詩也芣苢傷夫
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
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
酒悔過也劉元世元城語錄亦曰少年嘗記
讀韓詩案崇文總目韓詩北宋尚存范處義逸齋詩補傳謂韓詩世罕有之此語
不可信蓋偶未考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
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云云是韓詩序

亦括以一語也又蔡邕書石經悉本魯詩所作獨斷載周頌序三十一章大致皆與毛詩同而但有首句是魯詩序亦括以一語也轍取小序首句為毛公之學不為無見史傳言詩序者以後漢書為近古而儒林傳稱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轍以為衛宏所集録亦不為無徵唐成伯瑜作毛詩指説雖亦以小序為出子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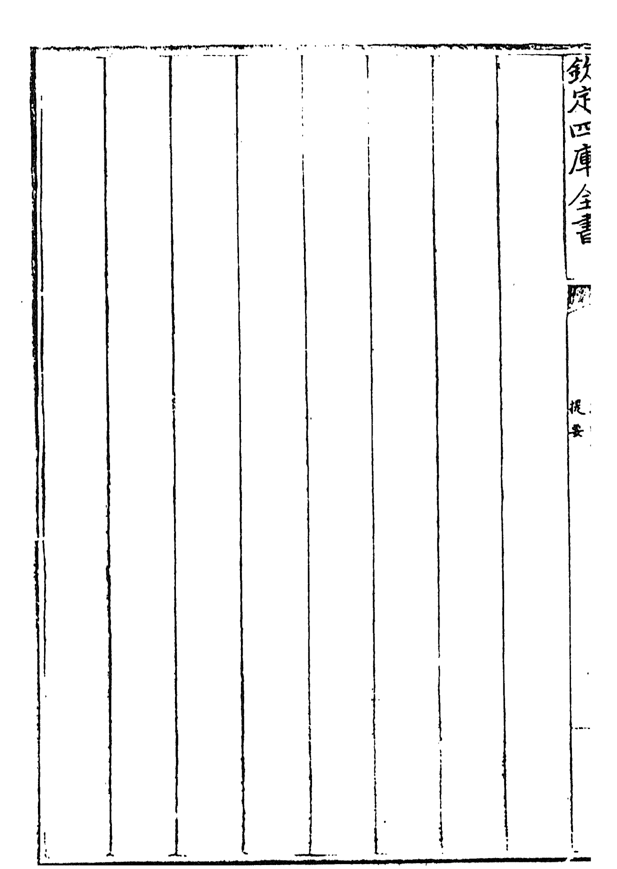
然其言曰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鴈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詞云云然則惟取序首伯瑜已先言之不自轍創矣厥後王得臣程大昌李樗皆以轍說為祖良有由也轍自序又曰獨採其可者見于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則轍于毛氏之學亦不激不隨務持其平者而朱翌猗覺

寮雜記乃曰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亦未識

轍之本志矣乾隆四十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集傳卷一

宋　蘇轍　撰

周南

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名南何也文王之法周也所以為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名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故凡詩言周之内治由内而及外者謂之周公之詩其言諸侯被周之澤而漸於善者謂之名公之詩其

風皆出於文王而有内外之異内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名南之詩不如周南之深周南稱后妃而名南稱夫人名南有名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夫文王受命稱王則大姒固稱后妃而諸侯之妻固稱夫人周公在内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名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然則謂之周名者蓋因其職而名之也謂之南者文王在西而化行於南方以其及之者言之也

東北則紂之所在文王之初所不能及也毛詩之叙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繫之名公然則二南皆出於先王其深淺厚薄二公無與而強以名之可乎

國風

孔子編詩列十五國先後之次二南之為首正風也邶鄘衛王鄭齊魏唐之相次亡之先後也秦之列於

八國之後後是八國而亡也陳之後秦將亡之國也
檜曹之後陳已亡之國也豳之列於十四國之後非
十四國之類也甞試考其世次而論其亡之先後後
亡者詩之所先而先亡者詩之所後也魏唐晉也諸
侯之亡者莫先於晉周安王之十六年而田氏滅齊
二十六年而韓魏趙滅晉齊之亡也先晉十年而齊
詩先晉何也晉之失國自定公始自定公以來者韓
魏趙之晉也齊之失國自平公始自平公以來者田

氏之齊也定公之立先平公三十年矣孔子自其失國之君而以爲亡焉故諸侯之先亡者晉其次齊也鄭之亡也當安王之子烈王之元年則齊晉之亡也久矣周之亡也盡於烈王之曾孫赧王之五十九年則鄭之亡也亦久矣衛之亡也當秦始皇帝之二十七年則周之亡也亦久矣後亡者常先秦最後亡而列於八國之後以爲非特後之而又兼八國而有之也春秋書諸侯之會王之大夫必列於上王之世子

必列於後秦之所以後於八國者猶王世子之後諸侯也蓋以為異焉耳陳之亡也當周敬王之四十一年孔子卒之歲而陳亡然則孔子之編詩也陳將亡矣知其將亡而不以列於未亡之國蓋以亡國視焉此陳之所以後秦也檜之亡也當周幽王之世鄭桓公滅之曹之亡也當周敬王之三十三年宋景公滅之檜先而曹後因其亡之先後而為之先後焉以為已亡矣無所事先而知其後亡也此檜之所以後陳

而曹之所以後檜也嗚呼數十百年之間國之存亡
孔子預知之讀其詩聽其聲觀其國之厚薄三者具
而以斷焉是故可以先焉而無疑也良醫之視人也
察其脉而知其人之終身疾痛壽夭之數其不知者
以為妄言也其知者以為猶視其面顏也夫國之有
詩猶人之有脉也其長短緩急之候於是焉在矣邶
鄘者衛之所滅也魏者晉之所滅檜者鄭之所滅也
檜詩不為鄭而邶鄘為衛魏為晉何也邶鄘魏之詩

作於既滅其詩之所為作者衛晉也是以列邶鄘魏於前而以衛晉終之雖主衛晉而其風不同故邶鄘魏不可没也邶鄘之詩學者以為衛矣何也敘以衛也而魏詩不為晉何也敘不以晉也雖不以晉亦不以魏然則是不舉其國耳凡敘之不舉其國者丈之所不及也以其不及而廢其為晉則學者之陋矣汾沮洳之三章而三稱晉官焉非晉而何季子觀樂於魯至於歌魏曰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

則盟主也夫亡國之詩而季子言之若此乎蓋以為晉矣非亡國之詩也至於檜風檜之未亡而作矣豳之非十四國之類何也此周公與周大夫之所作也蓋以為豳耳非豳人之詩也非豳人之詩而言豳之風故繫之豳雖繫之豳而非豳人之詩故不列於諸國而處之其下此風之特異者也以其特異而别之亦理之當然也季子之觀樂也既歌齊而繼之以豳秦魏唐何也曰孔子之未編詩也太師次之以豳為

秦之有也而繫之秦以秦晉之强相若也而不能決其長短意天下之諸侯將歸於此二國至孔子而後定蓋非太師之所能知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

孔子之敘書也舉其所為作書之故其賛易也發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嘗詳言之也非不能詳以為詳之則隘是以常舉其略以待學者自推之故其言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夫唯不詳故學者

有以推而自得之今毛詩之敘何其詳之甚也世傳以為出於子夏予竊疑之子夏嘗言詩於仲尼仲尼稱之故後世之為詩者附之要之豈必子夏為之其亦出於孔子或弟子之知詩者歟然其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詩之敘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

詞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敘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敘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古說本如此故予存其一言而已曰是詩言是事也而盡去其餘獨采其可者見於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以為此孔氏之舊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鳥之摯者也物之摯者不淫水中可居者曰洲在河之洲言未用也逑匹也言女子在家有和德而無淫僻之行可以配君子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轉反側

荇接余也左右助也流求也服事也后妃將取荇菜以共宗廟必有助而求之者是以寤寐不忘以求淑女將與共事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芼擇也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敘也凡詩之敘類此窈窕淑女不可得也苟其得之則將友之以琴瑟樂之以鍾鼓琴瑟在堂鍾鼓在廷以此待之庶其肯從我也此求之至也

關雎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方葛之盛時黄鳥出於谷而集于木鳴喈喈矣詠歌其所有事而又及其所聞見言其樂從事於此也覃延也萋萋茂盛貌也黄鳥搏黍也灌木藂木也喈喈和聲也或曰黄鳥之集于灌木猶婦女有嫁于君子之道也言女子在家習為婦功既成則可以適人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莫莫成就貌也濩煑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師女師也婦人謂嫁曰歸言其告教於師氏也則告之以適人之道矣薄亦辭也汙煩撋之也澣濯之也私燕服也衣禮服也此

女師所以告之之言也害澣害否云者言常自絜清以事君子也常自絜清以事君子則可以歸寧父母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

婦人知勉其君子求賢以自助有其志可耳若夫求賢審官則君子之事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采采不已之辭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也卷耳易得之物頃筐易盈之器而不盈焉則志不在卷耳也今將求賢寘之列位而志不在亦不可得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崔嵬土山之戴石者也虺隤病也姑且也將陟險而馬病不求良馬以任之徒酌酒以自慰不以為深憂也則終不免矣譬如為國之難知小人之不足任而不求賢以自助亦無以濟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此章意不盡申殷勤也凡詩之重復類此山脊曰岡

玄馬病則黄兕觥角爵所以為罰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石山戴土曰砠瘏痡皆病也馬病而不知擇至於人

又病也則無及矣亦吁嗟而已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木下曲曰樛木以樛故葛藟得纍之而上后妃以逮下故衆妾得敘進於君子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而能安履其福禄茍其不和雖有福禄而不能安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也將大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縈旋也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蚣蝑也不妬而多子一生八十一子詵詵衆多也振振仁厚也言后妃子孫衆多如螽斯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羣飛聲也繩繩戒慎也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夭夭少壯也灼灼盛也婦人甚少而盛不以色驕其

君子而以宜其室家此后妃之德所致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蕡大貌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始言其華中言其實終言其葉言其容德皆盛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兎罝后妃之化也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敬也兎罝兎罟也丁丁椓杙聲也干盾也罝兎之人野之鄙人也野之鄙人禮之所不及也禮之所

不及者其心無所不易人而無所不易則其於妻妾也無所復敬矣今婦人能以禮自將敬而不可慢故其夫雖罝兔之鄙人而猶知敬之夫人知敬其妻妾則無所不敬是以至於椓杙而猶肅肅也赳赳有力之貌也罝兔之人則赳赳之武夫也世世未嘗患無武夫獨患其不知敬而不可近今武而知敬故可以為公侯干城也桃夭言后妃能使婦人不以色驕其夫而兎罝言其能使婦人以禮克君子之慢故桃夭曰

致而兎罝曰化夫致者可以直致而化者其功逺矣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仇匹也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丁丁人之所聞也中逵人之所見也中林聞見之所不及也非人之所聞見而猶肅肅則其敬也至矣

兎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姙焉室家和平故婦人

皆樂有子是以采之不厭也有藏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掇拾也捋取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袺執衽也襭扱衽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潛行曰泳方泭也思辭也文王之化行於南國雖江漢之游女皆有廉潔之行不可犯以非禮譬如喬木不可就以休息江漢不可得而方泳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此知女子之不可犯而思以禮道之之辭也楚薪之尤翹翹者也取薪之尤翹翹者以言欲取女之尤高潔者也然猶不敢斥言取之故曰於是子之嫁也我當秣其馬以示有意焉耳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蔞草之尤翹翹者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飢意也調朝也是時紂猶在上君子久役于外故婦人遵汝而伐薪勞苦而念其君子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斬而復生曰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魚勞則尾赤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周德雖廣而紂之虐如將焚焉民之被其害者如魚之勞於水也然而有文王以為之父母可以無久病矣雖婦人而知文王之可歸此所謂道化行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仁獸也其於仁也非有意為之其資之也天矣關

雎之時人君與其后妃皆賢故其生子無不賢者夫公子之賢非其身則為之父母之所以資之者遠矣是以信厚振振而不自知猶麟之於仁也毛詩之敘曰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夫關雎之化行則公子信厚公子之信厚如麟之仁此所謂應矣未嘗言其時也捨麟之德而言其時過矣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定額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召南　　國風

鵲巢夫人之德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鳩性拙不能自為巢而居鵲之成巢國君積行累功

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如鳩之託鵲巢非有

德誰能安之毛詩之敘以鳩為鳲鳩言夫人如鳲鳩之均一乃可以配焉説雖無害而鳩非鳲鳩也百兩百乘也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據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蘩皤蒿也沼池也沚渚也公侯之夫人執蘩菜以助
祭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宫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公事也其在宗
廟之事則竦敬其還歸則舒遲言各獲其宜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草蟲常羊也阜螽蠜也二者皆蝗類覯以禮遇也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婦人之於君子猶二物之相從其性然矣然其未見也常自憂不得見君子故每以禮自防至於既見而後心降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説

蕨虌也陟南山而采蕨豈有不得者乎然而常憂不得也婦人之從君子亦豈有不見禮者乎然而常憂不見禮也憂不見禮而後乃見禮矣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山菜也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蘋大蓱也藻聚藻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也宗室大宗之廟也此所謂教成之祭也記曰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

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奠於牖下何也戶牖之間也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主人皆筵於廟中戶西西上右几以為女子外成者也祭禮主婦設羹今使季女設焉所以成其婦禮也幼而習之既嫁而奉祭祀則終身行之此所謂能循法度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

甘棠言美召伯江有汜言美媵何彼穠矣言美王姬

魚麗言美萬物盛多皇矣言美周或言正詩不言美因各為此五詩之説夫五詩言美則正詩未嘗不言美矣未嘗不言而為不言之説此皆近世之浮説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小貌也甘棠杜也茇草舍也名公巡行邦國重煩勞百姓蔽棠而舍國人思之而愛其棠不忍伐也召公之為牧伯武王之世矣而詩稱名伯思者之辭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拜拔也說舍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

行露召伯聽訟也

訟亦不女從

厭浥濕意也行道也速召也二南當文王與紂之世淫風之被天下如露之濡物召南之女被文王之化能以禮自保故其稱曰行者未嘗不欲夙夜也謂道之多露是以不敢女子未嘗不欲從人也謂世之多强暴是以不可女子之所以自保如此然猶不免强暴之獄故其自辨曰謂雀之無角信矣今而穿屋則雀有角矣謂鼠之無牙信矣今而穿墉則鼠有牙矣

謂强暴之無室家之道信矣今而召我以獄則强暴亦有室家之道矣雖召我獄然而知其室家之道不足而終不之從者召公明於聽訟也

行露三章一章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毛詩之敘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夫君子之愛其人則樂道其車服是以詩言羔羊之皮而已非言其德也言其德則過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古者大夫羔裘以居素絲以英裘紽組絲以飾縫也皆婦人所為寘功也委蛇自得之貌也言召南之大夫服其羔裘自公而退食於私家無所不自得也夫君子能治其外而内無良妻妾以和其室家雖欲委蛇而不可得也此所以為鵲巢之功致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緎總皆縫飾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勸以義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雷聲隱然在南山之陽耳然而不可得見召南之君子遠行從政其室家思一見之而不得如是雷也故曰何哉吾君子去此而從事於四方不敢安也既而

知其義不得歸也則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言不可
歸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
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

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摽落也塈取也盛極則落者梅也女子之盛時猶是梅也方其七存也迨其吉而後嫁焉可也及其三也及今焉嫁之可也失今則過矣及其既盡頃筐而取之也謂之取則嫁之矣七而擇其吉三而及其今盡而聽其謂此所以各及其時也凡詩每章有先後深淺之異如此詩及中谷有蓷晉無衣之類固自有說

若樛木螽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强求其說則迂雜而不當矣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微貌也三心也五噣也正月噣在東方三月心在東方命禮命也諸妾從夫人以次敘進御於君所謂小星之從心噣也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云

者妾自謂卑賤不敢與夫人齒之辭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裯帳也猶若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水決復入為汜江則有汜嫡則有媵而之子之不我

以何哉其後則必悔矣蓋不敢怨而竢其悔耳夫不

敢怨者悔之道也故小星欲求衆妾之不敢齒我而不以貴賤臨之蓋使之得進御於君而妾不敢與我齒矣江有汜欲求嫡之悔過而不以怨言犯之蓋事之不失而嫡自悔矣此則善原人情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水岐成渚處止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嘯歌以言其不怒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誘道也野有死麕有欲用之猶以白茅包之而後行今有女於此思以春適人亦必得吉士以禮道之而後可疾時不然也古者昏禮以歲之隙自冬及春皆其時也孫卿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内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樸樕小木也將取樸樕死鹿以為用猶知以白茅純

束而取之況有女如玉而可不以禮成之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脫脫舒遲也帨佩巾也尨狗也奔走失節則佩帨動

非禮相凌則狗吠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章三句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

漢儒之言詩者曰王道衰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

義陵遲鹿鳴刺焉而近世學者又因此詩稱平王齊侯則遂以二南為東周之詩無疑矣予讀儀禮觀其燕饗之樂風雅之正詩無不咸在蓋關雎鹿鳴之作也久矣非復衰世之詩也夫平王者周之先王豈文王歟譬如商人謂湯武王蓋亦當時一號也至於齊侯則武王之世太公望得稱齊侯矣且周頌之言成康猶不得為成康子孫之詩而此詩獨不得為文王之詩哉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襛猶戎戎也唐棣栘也王姬之美盛若是華也肅敬也雝和也人之見王姬之車者則相告曰曷不肅雝乎此王姬之車也人之見其車者猶知肅雝則王姬之敬也至矣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魚之深釣而得之者由絲緡也王姬之貴娶而得之

者由禮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

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茁出也葭蘆也豕牝曰豝人君雖有恭儉之志而室家不聽則殆不行今名南之夫人能順其君子無所不敬雖葭之微於其生也而有不傷之意焉故能使物無不蕃者於君之射也一發而虞人翼五豝以待

之此蕃之至也然猶不敢盡取之一發而已故曰于嗟乎騶虞騶虞仁獸言仁如騶虞也此所以為鵲巢之應矣

彼茁者蓬一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豕生三日曰豵

騶虞二章章三句

詩集傳卷一

詩集傳卷二

宋 蘇轍 撰

國風

邶

邶鄘衛本紂之畿内其地在禹貢兾州太行之東北逾衡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武王克商以封紂子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謂之三監及成王王幼三監與武庚叛周公伐而誅之患商人之思舊而好亂也於是改封微子於宋以奉商後而以其餘民封康

叔於衛以邶鄘封他諸侯其後衛人并邶鄘而有之頃公之世變風既作而邶鄘衛皆自有詩各以其地名之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毛詩之敘曰此衛頃公之詩也變風之作而至於漢其間遠矣儒者之傳詩容有不知其世者矣然猶欲必知焉故從而加之其出於毛氏者其傳之也其出於鄭氏者其意之也傳之猶可信也意之踈矣是以

獨載毛氏之說不敢傳疑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遨以遊

有仁人而不用譬猶以柏為舟而不以載使與衆物皆汎於流而已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茹入也逢迎也鑒之於人美惡無所不受惟擇其可

而後受故雖兄弟而有不據也愬不仁必於仁人今愬之於不仁此愬所以為迎其怒也蓋朝無善人矣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言我心之堅平過於石席也棣棣富而閑習也選擇也小人之惡君子曰何為斯踽踽涼涼然君子不以其故自改也此所謂不可轉與不可卷也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
辟有摽
閔病也辟拊心也摽舉手貌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
能奮飛
月當微耳日則否豈有日月更代而微者歟君子與
小人常迭相勝然而小人而不得其志者常也君子
而不遂如日而微耳是以憂之不去於心如衣垢之

不澣不忘濯也憂患既深思奮飛以避之而不能矣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巳也

綠兮衣兮綠衣黄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巳

綠閒色黄正色以綠為衣而黄為裏言妾上僭而夫人失位也莊姜齊女美而無子莊公之嬖人生子州吁母嬖而州吁驕故云

綠兮衣兮綠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

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訧過也治絲而綠之者汝也綠非所以為衣既已綠之而又以為衣則此我之所訧也古之人為是上下之分所以使人無所訧耳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以綠為衣或者不知其不可也若夫絺綌之薄而以禦風其弊立見矣譬如小人而重任之涉患難而後知其不可也古之人所以為是君子小人之辨者誠

得我心之所憂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弑之戴嬀於是大歸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鳦也春則來秋則去知有所避也燕將飛而差

池其羽猶戴嬀之將別而不忍也禮婦人送迎不出
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
立以泣
將送也頡頏左右顧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
勞我心
陳在衛南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仲戴嬀字也任大也塞實也淵深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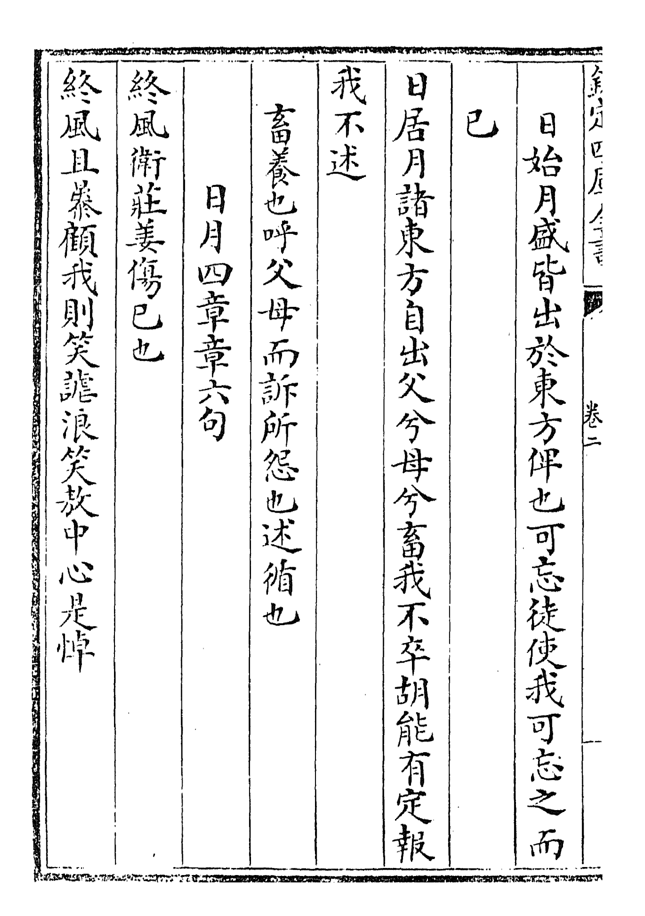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莊姜賢妃也莊公惑於嬖妾而不禮焉及完立而不

能終故其自傷曰君夫人日月也奈何捨我而逝不復其故處乎雖然捨我而能有所定尚可也苟為無定何用不顧我哉石碏之諫莊公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亂莊公不從故及於禍此胡能有定之謂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始月盛皆出於東方俾也可忘徒使我可忘之而已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畜養也呼父母而訴所怨也述循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終日之風也風霾曀雷皆以喻州吁之昏暴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霾雨土也州吁往來皆不可常莊姜雖思之無益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曀陰也古有又通嚏或作疐跲也寤而思之則不寐

願往從之則若有跲制而止之者言不欲往耳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懷安也安於其所不欲往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漕衛邑也南行伐鄭也莊公之世鄭人伐衛州吁既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宋公子馮在焉鄭人將納之故使告於宋與陳蔡共伐之是時民有為土功於國者有城漕者我獨南行伐鄭去國遠役為最苦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孫子仲者公孫文仲伐鄭之帥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民將征行與其室家訣别曰是行也將於何居處於何喪其馬乎若求我與馬當求之於林之下葢預為敗計也軍行必依山林求之林下庶幾得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契闊勤苦也成說歷數之也然猶庶幾獲免於死亡故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闊遠也洵信也不務活其民而貪遠略故曰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告之以誠言而不吾用故曰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子欲

止之而不怨言也故深自責而已凱風南風也棘難長之木也風之吹棘心而至於夭夭也劬勞矣母之於子其劬勞如是風也而不能使留焉則子之過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棘薪言其成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浚衛地其下有寒泉泉在浚下而浚蒙其澤我曾比泉之不若也

睍睆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睍睆好貌也鳥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獨不能說吾母哉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

毛詩之叙曰宣公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夫此詩言宣公好用兵如雄雉之勇於鬬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以為軍旅數起大夫久

役是矣以為并刺其淫亂怨曠則此詩之所不言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

雄雉勇於鬬飛而鼓其翼泄泄然不顧也宣公之時大夫久於征役以公為猶雉耳故自咎其懷於衛曰我之懷矣自貽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展誠也思得信厚之君以事之而不可得故勞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征役既久思歸而不得之辭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害也宣公好富而多求國人苦之故告其君子曰吾不知孰為德行苟不忮害不貪求斯可矣何用之不善哉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春秋傳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怙苦匏而涉深濟未有不溺者也而況於無匏乎有人焉曰深則吾厲淺則吾揭無不渡也則亦不畏不義不忌非禮之人也宣公烝於夷姜而納伋之妻昏亂甚矣故云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鷕雉聲也軌軾前也飛曰雄雌走曰牝牡有瀰濟盈而視之以不濡軌有鷕雉鳴而反求其牡衆之所謂不可而不顧之辭也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雝雝鴈之和聲也納采用鴈旭日始旦大昕之時也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冰之未泮昏姻之時也宣公淫昏而國人化之故此章為陳昏禮之正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卬我也人皆輕涉而操舟者獨招招然不肯從言衛人相率為亂而其君子猶待禮而後行不得其偶不行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谷風東風也風行於陰雨而不廢其和夫婦黽勉同心憂樂共之而何怒之有葑須也菲芴也人不以其下之不善而棄其上之可食譬如婦人德音不違而足矣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畿内門也荼苦菜也行道而有所違者其行遲遲而不忍去今君子之棄我曾不如是行道之人也其送我止於畿而已故其心苦之而不知荼之苦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湜湜水見底也沚小渚也屑潔也涇水入渭渭清而涇濁涇以渭故人謂之濁耳然其沚湜湜然上下如

一婦人自言脩潔如此柰何以新昏之故而遂不吾潔也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梁笱皆所設以取魚逝人之梁而發人之笱因人之成功之謂也新昏因舊室之成業不知其成之難則將輕用之我雖見棄猶憂其後之不繼也故告而止之既而曰我躬且不容何暇恤我後哉知告之無益之辭也閱容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此章言其深淺有無無所避者民之有喪猶將匍匐救之況於事君子而有不盡乎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慉養也夫婦之親而至為仇讎故雖平生之德義皆鬻而不售育生也鞫窮也昔者生於恐懼鞫窮之中

及爾顛覆而不顧今亦既生育矣而比予于毒毒者人之所棄惡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旨美也蓄聚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詒遺也肄勞也塈息也蓄美菜者所以御冬月之無也今君子亦以我御窮而已及其富樂則不我以不念昔者由我而獲此安息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黎今黎陽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式試也狄人廹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納而不歸其臣尤之故曰君子之所以觀其人者於其微耳是以試之於微而不可則止今君之寓於衛久矣而

衛不吾勤其不吾納者可見矣而胡為不自歸乎衛
人非君之故之為而胡為久於其地乎中露泥中言
其纍露而無覆藉之者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
衛侯爵時為州伯故稱伯歟孔子之敘詩也自為一
書故式微旄丘之敘相因之辭也而毛氏之敘旄丘
則又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

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其言與前相復非一人之辭明矣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前髙曰旄丘誕闊也叔兮伯兮同姓之國也旄丘之葛其節雖甚闊也然而無以其闊節而謂患不相及苟斷其一節而百節廢矣譬如諸侯雖異國而相為蔽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久而不救哉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夫豈無故而久處於衛哉以為與衛同患勢之所當
救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蒙戎亂貌也久留於衛裘巳敝矣非吾車不能渡河
以告東方之諸侯也以為東方諸侯無與我同患者
耳是以止於衛而不去蓋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
土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與衛共之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瑣小也尾末也流離梟也其子長大則食其母狄之虐始於黎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已患也然告之而不聽褎褎然如或充其耳其後衛人遂有狄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

毛詩之敘曰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夫此詩言賢者不見用而思愬之天子故曰云誰之

思西方美人知周之不足愬故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毛詩既以西方美人為周而又以彼美人為衛之賢者曰所謂西方之人者言其宜在王室也可乎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

簡擇也萬舞干舞也方且萬舞而勤於擇人言其盡心於舞而不知其他也日中而舞未止言無度也在前上處居舞者之前列也俁俁壯大貌也俁俁之碩

人非所宜舞於中庭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組織組也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馳於下如織組也言有力而善御者可以禦侮矣而使之執籥秉翟赫如渥赭卿大夫之容也而錫之以一爵記曰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也惠不過一散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榛栗屬苓大苦也山則宜有榛也隰則宜有苓也傷碩人之不當其處也賢者仕於諸侯而不得志則思想之天子西方周之所在也周衰而天子不能正諸侯雖復知其賢亦將無如之何矣故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言其不能及遠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

凡詩皆繫於所作之國故木瓜雖美齊桓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莊而在齊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之詩而在衛者以其聲衛聲歟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辟驕志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衛國之女思衛而作詩其為衛音也固宜猶莊舄之病而越吟人情之所必然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

與之謀

毖流貌也淇衛水也孌好貌也泉水出於他國而流於淇女子嫁於異國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是以思衛之諸姬將見而與之謀也夫思歸情之所當然也不歸法之不得已也聖人不以不得已之法而廢其當然之情故閔而録之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始有事於道者祖而舍軷因飲酒於其側曰餞禮畢遂行宿於近郊泲禰所由適衛之道也書曰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春秋傳衛及狄戰敗於滎澤故濟水及衛衛女思歸而不獲故言其所由以歸之道以致其思之至也既言其所由以歸之道則又言其可以歸之義曰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其宗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因以問其姑姊令曷為不得哉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

瑕有害

干言亦所由適衛之地也脂脂車也舝設舝也還車還施其車而試之也遄疾也害何也言其至衛非有瑕疵也而曷為不許哉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蓋以自況也須漕皆衛邑也知其不可是以出遊以寫其憂而已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君子仕於亂世如出自北門背明而向陰也仕而不見用者君也而歸之天知命者之辭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適之也埤厚也天子之政令既以適我國之政事復并以厚益我已事而反則其處者爭求其瑕疵而譴謫之言勞而不免其罪也謂之室人者在内而不事事也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敦敦迫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邪讀如徐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故其民苦之而相告曰苟有惠而好我者與汝攜手同行而從之昔之虛徐者今亦並為急刻之行矣尚曷為不行哉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喈疾貌霏甚貌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未有赤而非狐黑而非烏者言其君臣為惡如一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衛君內無賢妃之助故衛之君子思得靜一之女既

有美色又能待我以禮者而進之於君思而不可得
是以踟躕而求之城隅言高而不可逾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説懌女美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以記過失且以次
敘羣妾之進御者煒赤貌也樂其有法而後説其美
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者蓋言宫中無復斯人矣故

願得幽閒處子而進之君也苟有以是女進者吾非

此女之美乃美其人之遺我者耳蓋求之至也

静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疾之而

難言之故識其臺之所在而已燕婉謂伋也籧篨不

能俯者天下之惡疾所以深惡宣公也泚鮮明貌也

燕安也婉順也鮮善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洒高峻也殄絶也猶言病而不死者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將適世子而得宣公猶網魚而得鴻所得非所求也

戚施不能仰者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宣公納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使之於齊使盜先待於莘壽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去壽竊其節而先往盜殺之伋至曰乃我也又殺之自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欲往救之而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憂而不知所定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言二子若避害而去於義非有瑕疵也而曷為不去哉夫宣公將害伋伋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而壽之死獨何哉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君子以為非義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集傳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眞騰棻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貢生臣李垌

詩集傳卷三

宋 蘇轍 撰

鄘 國風

柏舟共姜自誓也

衛釐公之世子共伯餘立未逾年而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誓而不許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中河舟之所當在也婦人之在夫家猶舟之在河也
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也儀匹也之至也矢誓
也天父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特匹也慝邪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茨蒺藜也冓成也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衛人疾之而莫能去譬如蒺藜之生於牆欲埽去之恐其傷牆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襄除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也象服者象物以為服蓋褕翟闕翟也書曰予欲觀古

人之象能與君子偕老乃可以有副笄六珈委委佗佗緩而有禮如山河之崇深乃可以有象服今宣姜之不善將如是服何哉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鮮盛貌也翟褕翟闕翟也鬒黑也屑潔也髢髲也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皙白也以是盛服尊女使如天帝然者非以女有德可以配君子

故耶嗟令無以受之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瑳鮮白貌也展衣夫人以禮見君及賔客之盛服也絺之靡者為縐袢讀如絆暑服則加紲絆以自斂飭清視清明也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媛美女也如是人者可以為邦之媛矣而不為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兎絲也託采唐以相誘也書曰明大命于沬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

之上矣

姜弋庸皆著姓也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忘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知好禮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奔奔彊彊皆有常匹相隨之貌言宣姜鶉鵲之不若也兄則頑也

鶉之彊彊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君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

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渡河東徙以廬于漕一年而卒

齊桓公城楚丘以封文公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百姓悅之而作此詩定營室也
營室中則十月中也於時可以營宮室矣楚宮楚丘
宮也揆之以日揆日之出入以知東西也椅梓屬也
爰曰也種此六木於宮者曰後可以伐琴瑟也種木
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
云其吉終焉允臧
堂亦衛邑也景山大山也京高丘也文公之將徙於

楚丘也升虛而望其髙有陵阜可以屏蔽其國降觀

其下有桑土可以居民從而卜之而得吉卜其終皆

然信善可居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

心塞淵騋牝三千

靈善也倌人主駕者也文公勤於民事雨既止見星

而駕以行舍於桑田矣是以民說而稱之曰不直哉

是人也其心充實而淵深則宜其有騋牝三千也言

富强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耳馬七尺曰騋春秋傳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而此言三千者蓋其可用者三百乘而其牝牡則三千也世之學者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詩也然猶不免為變詩何也曰王澤之薄也久矣非是人之所能復也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其種之也深而蓄之也厚矣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為正詩自成康以

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畜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為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亦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老者之所以為老為其積衰也因其一日之安而以為壯也可乎其所由來者遠矣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止奔也

毛詩之敘曰衛文公之詩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蝃蝀虹也蝃蝀之雨暴雨也不待陰陽和而雨矣猶

女子之不待父母媒妁而行者也是以國人莫不惡

之指之猶且不敢而況為之乎故告之曰女子生而

當行適人矣何患於不嫁而為是非禮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隮升也崇終也朝有升氣于西終其朝而雨至矣何若不俟而為彼蝃蝀之暴雨也譬之女子之生至於成人則自當行矣何至汲汲於非禮也

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人苟知事之有命也則不為不義安而竢之矣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

毛詩之敘曰文公之詩也文公能正其羣臣故刺在位而無禮者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視也視鼠之所以為鼠者豈以其無皮故邪亦有皮而無禮耳人之所以為人者豈以其面亦以其禮也苟無禮則亦鼠矣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止容止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

毛詩之敘曰衛文公之詩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凡旗皆注旄於干首古者招庶人以旃招士以旂招大夫以旌干旄所以招之也素絲良馬所以贈之也

紕縫也四數也旣有以犒之又有以贈之故人思有以畀之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鳥隼曰旟組縫組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注旄而不設旒縿曰旌祝屬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列國之詩皆以世爲先後非如十五國風無先後大小之次固當以世爲斷令載馳之一章曰言至于漕戴公之詩也而列於文公之下王之免爰桓王之詩也而列於平王之上鄭之清人文公之詩也而列於莊昭之閒皆非孔氏之舊也蓋傳者失之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

心則憂

衞侯許穆夫人之兄戴公也大夫許大夫之弔衞者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夫人將歸親唁其兄雖大夫之往而不足以解憂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禮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父母沒則使大夫歸寧於兄弟而夫人不行故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而許人以禮不許夫人以為禮施於無故而欲歸寧者耳

今衛國亡矣棄其社稷宗廟而廬於漕思歸唁之而猶以此不許故曰不能旋反言其執一而不知變也夫將欲止之必有已之之道令無以已之而欲其止是以其心不肯忘遠衛也然要之夫人終亦不行則知禮之不可越故也蓋為此詩以致其忠愛而已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閟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

猗且狂

偏高曰阿丘瘣貝母也行道也阿丘之物為不少矣獨采其瘣而已然人無有尤之者以人各有所取也今我之懷衛亦各有道矣要以不為不善則已而獨以是禮不許我何哉故曰其尤我者皆衆不更事之人也不然則狂者耳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極至也夫人思歸行衛之野而觀其麥之有無問其控告于大國誰因者誰至者許人雖尤之而其心不已故告其君子曰無我有尤雖竭爾思慮以為我謀衛不如使我一往親見之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或言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

以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

邦非令之四章故也

衛淇奧　　國風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奧隈也猗猗盛也匪斐通有文之貌也瑟矜莊也僩寬大也赫明也咺著也諼忘也淇之澤深矣然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其隈之綠竹也令淇上多竹君子

平居所以自修者亦至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日夜去惡遷善以求全其性然亦不可得而見也徒見其見於外者瑟然僩然赫然喧然人之見之者皆不忍忘也是以知其積諸内者厚也子貢問於孔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孔子告之以貧而樂富而好禮而子貢知其自切磋

琢磨得之此所謂告諸往而知來者如衛武公所謂
富而好禮者歟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
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奥綠竹猗猗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
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弁皮弁也會弁之縫中也蓋
飾之以玉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寛

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簀積也金錫圭璧言其既成也綽緩也較兩輢上出

軾者重較卿士之車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

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

寤宿永矢弗告

考成也槃樂也澗也阿也陸也皆非人之所樂也令而成樂於是必有甚惡而不得已也寬也邁也軸也皆磐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弗諼既往之戒不可忘也弗過不可復往也弗告不可復諫也皆自誓以不仕之辭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

侯之姨譚公維私

此章言莊姜親戚之盛也頎長貌也國君夫人嫁以翟衣衣錦者在塗之服也褧襌也衣錦而尚之以褧惡其文之太著也莊姜齊世子得臣之妹也邢周公之後也譚近齊後為齊桓公所滅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此章言其容貌之好也蝤蠐蝎也犀瓠瓣也螓蜻蜻也顙廣而方倩口輔好也盼白黑明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此章言其車服之美也敖敖長貌也幩馬纏鑣扇汗也人君以朱纏鑣鑣盛貌也茀車之後障也以翟羽為之禮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夫人始至故為之夙退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此章言齊之强也河在齊之西北罛魚罟也菼亂也庶姜同姓也庶士異姓也孽孽衆也朅壯貌也是詩言有如此人者而君不荅則君可責而夫人可閔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

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此詩前二章皆男女相從之辭後四章皆女見棄而自悔之辭布幣也貿買也託買絲而就之謀為淫亂也頓丘一成之丘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垝毀也復關氓之所在也體卦兆之體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吁嗟鳩兮無食桑葚吁嗟女兮無

與士躭士之躭兮猶可說也女之躭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黄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桑之未落也其葉沃沃然為若可依者也鳩食其葚甚美而不能去則將依焉不知其將黄而隕男子之始相得也意厚而財豐一若可久者婦人喜而從之不知其三歲食貧而至於相棄也帷裳童容也婦人之車所以障者漸車帷裳言其不顧艱難而從之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靡室勞矣言不以室家之勞為勞也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言婚姻既成而遇之以暴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始也將與汝偕老令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隰猶有畔何女心之不可知也反復也不思復其舊言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

此詩敘與泉水敘同皆父母終不得歸寧者也毛氏不知泉源淇水檜楫松舟之喻以為此夫婦不相能之辭故敘此詩為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失之矣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籊籊長而殺也籊籊之竿而不可以釣于淇猶言誰

謂河廣一葦杭之言其近爾淇近則衛近矣非不欲歸也不可得歸也蓋亦父母終而不得歸寧者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思歸而不可得則以自解曰女子生而有遠父母兄弟之道矣譬如泉源淇水之不得相入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瑳巧笑貌也儺行有度也知女子之為必遠父母兄弟也則自修飭以順事君子俾無尤焉以慰父母凡

弟而已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柏葉松身曰檜二木之相為舟楫也不自從其類而從非其類物則固有然者何獨女子也所以深自觧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

帶悸兮

芄蘭雚也雖有支然不得所依則蔓延於地而不能起童子雖佩觿然不能如我之多知也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故雖童子而佩觿容容刀也遂璲通佩玉也帶紳也悸悸有節度之貌也言德不足以稱其服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韘玦也能射御則佩玦甲狎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作也

宋桓公之夫人衛文公之妹也生襄公而出思之而義不得往故作此詩以自觧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杭渡也河廣矣宋遠矣以為一葦可度而跂可見所以緩說其思宋之心也蓋曰雖在衛猶在宋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刀小舟也崇朝行崇朝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君子上從王事不得休息婦人思之而作是詩伯其字也朅武貌也殳長丈二而無刃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君子當至而不至猶欲雨而得日也思之而不得見是以甘心於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痗病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綏綏匹行貌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偶婦人自傷不若狐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厲深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桓公城楚丘以封衛遺之車馬器服衛以復安衛人德之故曰雖投我以木瓜我將報之以瓊琚瓊琚之於木瓜重矣然猶不敢以為報也永以與之為懽好而已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三